古今譚槩

無術部第六目錄 補遺

三十而立　董公遮

堯舜疑事　不識羊太傅陸士衡 計二條

說韓信　問歐陽脩

不知杜少陵　班固王僧孺

司馬相如宮刑　蕭望

倒語　字誤 計五條

琵琶皐　施字　鴿字

蹲鴟　昭執

多感元年　精猜

無術部

子猶曰、夫人飯腸酒腑、不用古今浸灌、則草木而已。

温岐侮讀南華第二篇、而侮詢見老卒臥日中、羨之、問其不識字、曰更快活、此皆有激言之、非通論也、世不結繩、人不面牆、誰能作聾瞽相向、但不當如彌正平開口尋相罵耳、集無術第六、

〇〇署名

庫狄干不能書、每署名、逆上畫之、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

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司馬子如乃指屋角令況之

陸潤南晚晴詩、屋角明金字、溪流作縠文、用此○穿鑿指屋是的對

何敬容為尚書令、不善作草隸、署名敬字、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作父、小為口、陸倕見而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笑而慙、

江從簡嘗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成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悟、惟歎

其工

○○大字　大諾

宋武帝（劉裕）素不能書、劉穆之教以縱筆作大字徑尺、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梁陳伯之為江州、目不知書、得文案、佯視之、惟作大諾

唐及五代、凡文書皆批曰諾、猶今批准字也、齊江夏王五歲、學鳳尾諾、即工、高帝以玉麒麟賜之、（草書諾字彩若）

鳳尾

○造字

梁曹景宗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輒意造之

○高手筆

司直陳希閔以非才任官、每秉筆、支頤半日不下、府史目之為高手筆、又竄削至多、紙面穿穴、亦名按孔子

○不知置辭

齊焦度材澀、欲就高帝求郡、不知置辭、人教之習誦、上曰、臨自陳、卒忘所教、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大笑曰、卿何憂無食、賜米百斛

○不習儀式

魏隴西太守游楚上殿、不習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不覺大應稱諾、帝笑勞之

○○初學

張敬兒不識書、由戰功起方伯、始學讀孝經論語、徵護軍、乃於密室屏人、學揖讓對答、空中俯仰、妾侍窺笑焉

○照樣舉笏

宋祖召問武臣軍數、其識字者預寫笏上、臨問、高舉笏當面、見字、隨問即對、有一不識字者、不知他人笏上有字、照樣舉笏近前、大聲曰、啓覆陛下、軍數都在這裏

○○龍戰龍見

朱穆以梁冀地勢親重、望其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而引易卦龍戰于野之文、又薦种暠欒巴等、明年、黃龍二見於沛國、冀無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爲驗、於是引用暠巴而擧穆高第、爲侍御史、

郢書燕說、因誤得貞、斷章取義、未嘗不可、

北齊源師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眞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强知星宿、

○金熙宗赦草

金熙宗亶皇統十一年、夏龍見宮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去、亶懼、欲肆赦以禳之、召掌制學士張鈞視草、中有顧茲寡昧、及渺予小子之言、文成奏御、譯者不解謙冲之義、乃曰、漢兒強知識、托文字以詈上耳、亶驚問故、譯釋之曰、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人事、渺為瞎眼、小子為小孩兒、亶大怒、遂誅鈞

此等皇帝、眞是不曉事瞎眼小孩兒也○

○謝眺詩　杜荀鶴詩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從衡也生南郡漢中、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芳州生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芳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朓詩誤、華省名郎、作此判事、竟不畏二十八宿笑人

楊升菴云、吳字本從口從矢、非從天也、而吳元濟之亂、童謠有天上小兒之讖、又如王恭為黃頭小人、恭字與黃頭不同、史謂小兒謠言、乃熒惑星所為、審如是、星宿亦不識古文矣、蘇易簡云、神不能神、隨時之慈、子猶曰、然則唐明宗時、玉帝亦當不識字耶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武舉杜荀鶴詩稱贊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此詩誤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古人有言豈有失也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

煬帝造儀衛徵取鳥羽有鶴巢於樹顛民往窺之鶴恐傷其卵自拔氅毛投地羣臣奏以為瑞據此則杜詩便作野鷹亦不錯

○呂李二將讀詩

張氏據有平江日其部將左丞呂珍守紹興參軍陳庶

子饒介之在張左右、一日陳賦詩、饒滌翰、題一統扇以寄呂云、後來江左英賢傳、又是淮西保相家、聞說錦袍酣戰罷、不驚越女采荷花、饒素負書名、且詩語俊麗、爲作者所稱、呂俾人讀罷、大怒曰、吾爲主人守邊疆、萬死鋒鏑間、豈務愛女子而不驚之耶。見則必殺之、又元帥李其姓者、杭州庚子之圍解、頗著功勞、一士人投之以詩、將有求焉、其詩有黃金合鑄李將軍之句、李大怒曰、吾勞苦數年。止是將軍。今年纔得元帥。乃復令我爲將軍耶。命帳下策出之、二事一時相傳爲笑、

九邊將帥都若此、山人秋風必少止矣、

○○劉述引古

劉述字彥思、性庸劣、從子僕疾甚、述往候焉、其父母相對涕泣、述立命酒肉、令僕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之、答曰、豈不聞禮云、有疾飲酒食肉可也、又嘗有喪、値其子亦居憂、客問其子安否、答曰、所謂父子聚麀、何勢齒及、

○宋鴻貴讀律

宋鴻貴仕齊爲北平府參軍、見律有梟首罪、誤爲澆手、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

○錦衾爛兮

晉康福鎭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錦衾而坐、客退、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之曰、吾雖産沙陀、亦唐人也、何得呼我爲爛奚

○○水厄對

侍中元乂爲蕭正德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乂意、答曰、下官雖生水鄕、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

○三十而立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麤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耻

之、乃召一士人講論語、至爲政篇、明日喜謂同官曰、近方知古人稟質瘦弱、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如此解、則四十無聞。便是耳聾。五十知命。便是能算命矣。

○董公遮

淳熙丁未洪景盧知舉、一考官大笑絕倒、問之、則云試卷中有用董公遮說漢王事、以公遮爲董三老之名。用亞夫傳、趙涉遮說將軍、涉遮亦趙之名乎。

○○堯舜疑事

歐文忠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以崇雅黜浮、以變文格、至日午、猶有喋喋弗已者、過晡稍閒、與諸公方酌酒賦詩、士又有叩簾者、文忠復出、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為一事、或二事、惟先生教之、觀者鬨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

○不識羊太傅陸士衡

張徽兒開府襄陽、欲移羊叔子墮淚碑、綱紀白云、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徽兒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

劉道恭封晉道侯、凡鄙無識、始與王濬戲謂曰、陸士衡詩云、晉道無烈心、何意、道恭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說韓信

党進鎮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即杖去、左右問之、党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

○問歐陽修

謝無逸閒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有一舉子來謁、坐定曰、每欲問公一事、輒忘之、嘗聞人言歐陽修、果何

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文章也得、無逸子宗野、時七歲、聞之、匿笑而去

此等舉子、如何喚作書生、惟不喜書生、故來謁者、但有此等舉子。

不知杜少陵

宋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隣壁聞之、遽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

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爲誰、曰、杜少陵也、但不知何處人、聞者絶倒、

○○班固王僧孺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於衆中歎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選、或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得言無、張曰、此是班孟堅、吾所笑者、班固也、又嘗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誤以爲儒、孺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佛袍集、倍勝僧孺、

○司馬相如宮刑

楙國袁太冲同二縉紳在賓館中坐久、一公曰、司馬相如日擁文君、好不樂甚、一公曰、官刑時却自苦也、袁閉目搖首曰溫公喫一嚇、司馬遷司馬溫公、

○蕭望

春明門外、當路墓前有堠、題云、漢太子太傅蕭望之墓、有達官見而怪之曰、春明門題額正方、加之字可耳、如此堠直行書、只合題蕭望墓、何必之字、

唐有盧鴻一、取尸子鴻常一之義、而通鑑綱目書徵嵩山處士盧鴻爲諫議大夫、誤以鴻爲單名、注三十

國春秋者、蕭方等、蓋方等佛經名、其弟名方諸方知、而胡三省注通鑑、去等字爲蕭方、此猶不知而誤也、至於方朔葛亮、此何等語、而詩中往往見之、古人姓名、横被削蝕者多矣、豈獨蕭傅。

○倒語

詩林廣記、載宋人嘲倒語詩、所謂如何作元解、歸去學潛陶者、人皆知之、景泰中、吾蘇一監郡不學、誤呼石人爲仲翁、或作詩嘲云、翁仲將來作仲翁、皆因書讀少夫工、馬金堂玉如何入、只好州蘇作判通、又水南翰記云、

英廟大獵時、有祭酒劉某和詩、以瑚弓作弓瑚、監生詩誚之曰、瑚弓難以作弓瑚、似此詩才欠致標、若使是人爲酒祭、算來端的負廷朝

拎韓昌黎作詩、嘗倒叶韻、如瓏玲鮮新慨慷莽鹵之類甚多、若出他人之口、又作笑話矣

字誤

韓昶是吏部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箱輪以金、皆昶以爲誤、悉改爲銀

吏部公子。宜乎只曉得金銀也。

桓玄篡位尚書誤春蒐爲春菟

假皇帝。假尚書。自合用假單禮。

李林甫無學術典選部時選人嚴迥判語用杕杜二字林甫不識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杕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太常少卿姜度林甫妻舅也度妻誕子林甫手書賀之聞有弄麞之喜客視之掩口

唐書吏部侍郎蕭炅素不學嘗讀伏臘爲伏獵嚴挺之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清夜錄哲宗朝謝悰試賢良方正賜進士出身悰辭云敕命未敢祗受乃以抵爲祗

以授爲受、劉安世奏曰、唐有伏獵侍郎、今有抵授賢良、

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鎭豫章、一日遊西山田間茅舍、有老叟教村童、公觴於其廬、賓僚有曰、梨號五臟刀斧、不宜多食、叟笑曰、鵾冠云、五臟刀斧、乃離別之離、非梨也、就架取小帙振拂以呈、公大歎服、

○琵琶果

莫廷韓過袁太冲家、見卓上有帖、寫琵琶四觔、相與大笑、適屠赤水至、而笑容未了、即問其故、屠亦笑曰、枇杷不是此琵琶、袁曰、只爲當年識字差、莫曰、若使琵琶能

秥果滿城簫管盡開花。屠賞極、遥廣爲延舉、

○○茄字　餹字

尚書趙從善子希蒼、官紹興日、令庖人造燒茄、判食次、問吏茄字、吏曰、草頭下着加、即援筆書艸下用宋字、乃蒙字矣、時人目曰燒蒙

南康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値疏、俾吏錄之、其載餳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爲三、變而爲人日鳥、建封信之曰、每人日開筵、必首進此味、

○○蹲鴟

張九齡一日送芋蕭炅、書稱蹲鴟、蕭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然寒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座大笑、

按蹲鴟、芋也、參軍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解爲着毛蘿蔔、識者笑之、又顏氏家訓云、芋字似羊、有謝人惠羊而誤用蹲鴟者

○○昭執

程覃尹京日、有治聲、惟不甚知字、嘗有民投牒、乞執狀造橋、覃大書昭執二字、民見其誤、遂白之、合是照執、今

漏四點，畢取筆於孰字下添四點為昭熱，庠舍諸生作傳誚焉，

既有治聲，即不識字，可也，只一箇䑕字，做官的幾人識得，乃知識字者原少，

○○多感元年

權龍褒景龍中為瀛州刺史，遇新歲，京中人附書云，改年多感，敬想同之，乃將書呈判書，以下云，有詔改年號為多感元年，衆大笑，龍褒不悟，猶復延頸怪赦書來遲，

○精猜

宋神宗時、葉温叟提舉陝西保甲、一日御批問所隷諸州保甲精猾如何、葉上劄子言臣所教保甲、委是精鋭、帝得奏大笑、謂侍臣曰、温叟將謂精猾是精確也

○生兵

逆亮南侵、命葉義問視師江上、葉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覩世牧民者、知百姓是何物、衡文者、知文章是何物、掌銓者、又知人才是何物、天下之不爲葉義問者鮮矣。

○史思明詩

芝田錄史思明以櫻桃寄其子作詩云櫻桃一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羣臣請曰聖作誠高妙但以一半與周贄之句移在上於韻更爲穩叶思明怒曰我兒豈可使居周贄之下

思明長驅至永寧爲子朝義所殺思明曰爾殺我太早祿山尚得至東都而爾何亟也朝義即僞封懷王者

○党進讀書

党進不識一字、朝廷遣防秋、陛辭故事例有數陳、進把笏前跪移時、不能道一字、忽仰天顏厲聲曰、朕聞上古其風朴畧、願官家好將息、侍衞掩口、後左右問曰、太尉何故念此二語、党曰、要官家知我讀書、玉壺清話八

只爲宰相須用讀書人一語所誤

○邑丞通文

某邑一丞、素不知文、而強效顰作文語、其大令病起、自憐消瘦、丞曰、堂翁深情厚貌、如何得瘦、又侍大令飲、而大令將赴別席、辭去、丞曰、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縣

令修後堂頗華整丞趨而進曰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一日縣治捕强盜數人令嚴刑訊鞫盜哀號殊苦丞從傍撫掌笑曰惡人自有惡人磨

笑林評云不識一丁人轉喉觸諱如此令大能容耐正是識性可與同居

○中官通文

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漸者好與擧子同遊學文談不悉是非居揚州凡答親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如此甚多蘇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為守杜在坐子容

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拔流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與客曰，爲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不敢雕，直是怕那渣然

乙未後，時藝陡新，一後學若心爲課，字字推敲，易嘗謂字曰恒譚，易何言之，曰曷談旃，一時傳笑

時有一權璫與縉紳飲，諸縉紳方劇談，而璫者不能寘一語，仰見屋上煙籠葱起，謬曰，焉用佞，衆聞之，疑璫者詢已，及移時復仰視曰，煙太佞，四座大笑，疑遂釋

俚語有習而不察者，如勸人莫動氣，則曰君子不器，

自謙未曾周備則曰周而不比、贊人話好則曰巧言、令色、賀人功名則曰僥倖、俱可笑、

廣記、唐有內大臣學作別紙言語、鳳翔節度使寄菜數事、回書謝云、蒙惠也愚若干

○中官出對

耳譚、太監府有歷事監生、遇大比、亦是本監考取類送鄉試、一璫不深書義、曰令不必作文論、只一對佳者便取、因出對云、子路乘肥馬、諸生俯首匿笑、一黠者對云堯舜騎病猪、璫大稱善

闈人主文事，故可笑，不必對也，王振用事時，臺中有疏請振判國子監，如唐魚朝恩故事者，更可笑，

○○史學

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氣閏位，謂以僞亂眞也，顏之推共人言及莽狀，一後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且紫色蛙聲

○○强作解事

會稽朱某以販茶爲官，皆呼爲茶官，素不學，偶於姻家遇詞客，印證今古，議及宣尼，擊節曰據如此說是一才

子矣。又言馮嬸則曰、果是當時一美婦人。予聞久矣。近臨溪人姚京、與村學究孫一經夏日納凉、頃之、雲翳、孫曰、必有大風。姚詰之、曰、夏雲多奇風。聞者腸斷

慶元間有士人姜夔上書、乞正太常雅樂、詔赴太常同寺官校正、樂師齎出大樂、首見錦瑟、指問何樂、衆方訝其正樂不識樂器、既知爲瑟、乃令樂師曰、語云鼓瑟希、未聞彈之、衆官咸笑而散、其議遂寢、

○○公羊傳

廣記有甲欲謁見邑宰、問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語曰、好

公羊傳後入見令問君讀何書答曰唯業公羊傳試問誰殺陳他者甲良久對曰平生實不殺陳他令知謬誤因復戲之曰君不殺陳他請是誰殺於是大怖徒跣走出人問其故乃大語曰見明府便以死事見訪後直不敢復來遇赦當出耳

近有村翁自炫兒聰明習春秋經者或問云讀過左傳否答曰左傳未知但聞其已讀右傳矣蓋大學有右傳之幾章句兒曾甚朝夕溫誦翁所習聞也

○芝蘇通鑑

吳人韋政腹枵然、好談詩書、語常不繼、或嘲之曰、此非出芝蔴通鑑上乎、蓋吳人好以芝蔴點茶、市中賣者、以零殘通鑑裹包、一人頻買芝蔴、積至數葉、而以零殘語掉舌、人問始末、輒窮、曰、我家芝蔴通鑑上止此耳

韻府羣玉秀才、還只好趁夜航船、况芝蔴通鑑乎

○○祭文　策問

謔浪云、黃陂季生無學、好弄筆、求人文稿、曰文搞、見未郡曰、來報、見唾咳曰、垂亥、每于尺牘中用呵呵、稱醫家曰國首、簡發曰簡藝、祖糧曰相量、寫人號下又加尊號

失記、寫過已名、又書名具別幅、此等不可勝數、傳爲笑談、一日母死、托邑人段祺作堂祭文、段代爲言曰、某年月日、兒某舉亡母柩就封某山、某不敢索文鎬於人、謹寫其胸中所有而言曰、嗚呼、躬乘來報二十餘年、垂亥不聞、又經一年、人皆呵呵、我淚如泉、方母病劇、國首難尋、倉忙舉事、簡褻殊深、大荒之後、相量少足、諸親俱在、無人不哭、尊號失記、母心如燭、各有姓名、具在別幅

必是此篇祭文、先堂方解、非戲筆也

錢塘葉生少學識、有假作葉策題問云、孝經一序、義亦

難明。且如韋耶王，是何代之主。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有也，何以獨言我志在春。孔子之孝，四時常行也，何以獨言秋行在孝。既曰夫子歿，而又何以鯉趨而過庭

乃如党進背得二句，亦算虧他

○襲舊

唐陽滔在中書，文誥抄襲，時命制敕甚急，而令史持庫鑰他適，若無舊本檢閱，乃斲牕躍入得之，時號爲斲牕舍人

觀斷腸辛苦、方知近來懷挾蠅頭本兒之責

桓帝時、有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人不爲作、因語曰、梁國葛龔先作記文可用、遂從人言、謄寫、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罷歸、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若再抄幾遍、名姓當纍纍矣

○改制詞

唐玄宗嘗器重蘇頲、欲倚以爲相、秘密不欲令左右知、迨夜艾、乃令草詔、訪于侍臣曰、外庭誰直宿、命秉燭召來、至則中書舍人蕭嵩、上即以頲姓名授嵩、令草制書、

既成、詞中有國之環寶、上尋繹三四、謂嵩曰、頭環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爲刊削之、上仍令撤帳中屏風與嵩、嵩懇懼流汗、筆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抒思移時、必當精密、不覺前席以觀、唯改曰國之珍寶、他無更易、嵩既退、上擲其草于地曰、虛有其表耳、

○判鳥翎

唐靈昌尉梁士會官科鳥翎、里正不送、搴牒判曰、官喚鳥翎、何物里正不送鳥翎、佐使曰、公大好判、但鳥翎太多、會改曰、官喚鳥翎何物里正不送雁翅、聞者笑之、

○朱鞏一聯

南唐元宗會羣臣賦詩學士朱鞏短於韻語竟日不能終篇止進一聯又極鄙俚乃自炫曰好物不在多

○約法三章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讀者死文筆者刑商畧抵罪魏怡然而笑

無術部終

苦海部第七目錄

苦海部

子猶曰、昔鄭光業兄弟、遇人獻詞句有可嗤者、輒投一巨皮篋中、號曰苦海、宴會、則取覩以資諧戲、夫爲詞而足以資貧人之諧戲、此詞便是天地間一種少不得語、猶勝於塵腐蹈襲、如楊升菴所謂雖布帛菽粟、陳陳相因、不可衣食也、故余喜而採之、而古詩之病、經人指摘者、亦附入之、又以見巨皮箱中人人有分、莫要輕易便張口笑人也、集苦海第七、

○采石詩

采石江頭、李太白墓在焉、往來詩人題咏殆遍、有客書一絶云、采石江邊一抔土、李白詩名耀千古、來的去的寫兩行、魯般門前掉大斧、

○○同東集

悅生堂隨抄云、吳僧法海好作惡詩、葺成帙、劉從事爲序、劉序云、師雖習西方之敎、頗同東魯之風、因題曰同東集、長於譬喩、動有風騷、昔唐小杜旣爲老杜之次、今師又在小杜之下、一說、東坡題般門像、亦有大杜小杜語、疑卽此誤、

○般門詩伯

萬曆初、蘇州盤門外昆弟二人、忘其姓、一號蘭溪、一號蘭洲、爭以惡詩唱和、高自矜許、或作詩嘲之曰、盤門城外兩詩伯、蘭溪蘭洲同一脉、胸中全無半卷書、紙上空污數行墨、浣花溪頭杜少陵、潯陽江戶李太白、二公陰靈猶未散、終日在天尋霹靂、有朝頭上咶聲能、吳語猶云响一聲也打殺兩個直娘賊、

○自詫才華

廣記、北齊并州有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輕蔑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稱讚、必擊牛釃酒延之、妻知其妄、屢用

泣諫，其人歎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

○陽俊之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詞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遇於市，言其字誤，取而改之，賣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自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

○崔泰之

唐黃門崔泰之哭特進李嶠詩曰，臺閣神仙地，衣冠君子鄉，昨朝猶對坐，今日忽云亡，魂隨司命鬼，魄逐見閻

王。此時罷歡笑。無復向朝堂。謂人曰。作詩須有此眞味。

○○盧延讓

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張濬每稱賞之。又有賊猫臨鼠穴。饞犬舐魚砧。爲成汭所賞。栗爆燒氊破。猫跳觸鼎翻。爲王建所賞。盧謂人曰。平生謁盡公卿。不意得力於狐狗猫鼠。

○包賀

進士包賀作詩多麤鄙之句。如苦竹筍抽青橛子。石榴樹挂小缾兒。又霧是山巾子。船爲水靸鞋。又棹搖船掠

鬢。風。動。水。搥。胸。俱可笑、世傳逸詩云、窓下有時留客宿、齋中無事伴僧眠、號曰自落便宜詩

○○高敖曹

高敖曹嘗爲雜詩三首、其一、塚子地握槊、星宿天圍棊、其二、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橋開、壜甕張口、卷蓆牀剝皮、其三、桃生毛彈子、瓠長棒頭、培堆兩眼淚、難按滿胸愁、其三、攏兒、牆欹壁凸肚、河凍水生皮

○權龍褒

唐左衛將軍權龍褒性褊急、常自矜能詩、通天年中、爲

滄州刺史、初到、乃為詩呈州官曰、遙看滄海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盃觥、諸公謝曰、公有逸才、裏曰、不敢、趁韻而已、又為喜雨詩曰、暗去也沒雨、明來也沒雲、日頭赫赤出、地上綠氤氳、又呈太子宴、夏日賦詩、嚴霜白浩浩、明月赤團團、太子援筆為賛曰、龍裏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趁韻而已、裏以張易之事、出為容山府折衝、後追入、獻詩曰、無事向容山、今日向東都、陛下敕進來、今作布金吾、上大笑、每呼為權學士、凡與諸學士賦詩、輙令與焉

龍襄又秋日述懷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彊飽食房裏側家糞集野蜋參軍不曉請釋襄曰鵶子簷前飛直七百文洗衫挂後園乾白如雪飽食房中側臥悶家中糞堆集得野澤蜣螂談者嗤之

○○宋宗子

哲宗朝有宗子好爲詩而鄙俚可笑嘗作即事詩云日煖看三織風高鬭兩廂蛙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潑聽琵琶鳳饅抛接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殺又何妨人問其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織網於簷前又見二雀鬭於兩

甬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喫潑飯、聞鄰家作鳳棲梧、食饅頭未畢、聞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接章既歸、見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哲宗方欲灼艾、有小內侍誦此詩、笑極、遂罷灸

相傳登厠詩、有板側尿流急、坑深糞落遲、句法似此

○雪詩

唐人有張打油作雪詩云、江上一籠統、井上黑窟窿、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

陸詩伯雪詩云、大雪洋洋下、柴米都長價、板凳當柴燒、

嚇得孫兒怕。又云、玉皇大帝賣私鹽、一個蘇州拖麪煎、又云、不聞天上打羅樹、滿地紛紛都是麪、又云、昨夜玉皇哀詔到、萬里江山都帶孝

陸詩伯曾咏枇杷樹云、一株枇杷樹、兩個大丫叉、後韻未成、吳翹菴請續之曰、未結黃金果、先開白玉花、陸搖首曰、殊脂粉氣

○○李廷彥

李廷彥獻百韻詩於上官、中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曰、君家凶禍、一至於此、廷彥曰、實無此事、

圖勤偶飄切耳。一客謔云、何不言愛妾眠僧舍、嬌妻宿道房。猶得保全兄弟。

○詩僧

郎中曹琰、有僧以詩卷投謁、閱首篇、是登潤州甘露閣云、下觀揚子小、琰曰、何不道畢吠狗見肥、次閱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淒、琰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坐中大笑、

○不韻詩

唐冀州參軍麴崇裕送司功入京詩曰、崇裕有幸會、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曠野哭聲哀、司功曰、大才士、先

生其譏、曰、吳兒博士教此聲韻、司功曰、師明弟子哲

嘉靖間、有織造太監在杭州、徵索不遂、爲詩云、朝廷差我到蘇州、府縣官員不理咱、有朝一日朝京去、八生何處不相逢、監司歎曰、好詩、答曰、雖不成詩、叶韻而已、

湖海搜奇云、謝兵馬之妻、爲牆壓死、楊天錫往弔、謝泣曰、寒荊正有孕、今死不成屍、奈何、楊曰、此所謂雖不成屍、壓孕而已、謝恚曰、我苦無極、尚爾作戲語本此

○重複詩

雍熙中、一詩伯作宿山房即事詩曰、一個孤僧獨自歸關門閉戶掩柴扉、半夜三更子時分、杜鵑謝豹子規啼、又咏老儒詩曰、秀才學伯是生員、好睡貪鼾只愛眠、淺陋荒疎無學術、龍鍾衰朽駐高年、

○王大夫

王祈有竹詩兩句、最爲得意爲東坡誦之、曰葉垂千口劍、幹聳萬條鎗、蘇笑曰、好則好矣、只是十條竹竿、共一片葉也、又蘇嘗言看王大夫詩、難得不笑

○李超無自嘲

李超無逃儒歸墨，作詩自嘲云，滚湯呼賊禿，搖鐸罵光郎。

○澀體

徐彥伯爲文，多變奇求新，以鳳閣爲鵷閣，以龍門爲虬戶，以金谷爲銑溪，以芻狗爲卉犬，以竹馬爲篠驂，以月兔爲魄兔，以風牛爲焱犢，後追效之，謂之澀體。

○虞子匡戲詩

嘉靖中，有好爲六朝詩者，不獨巧麗，且欲用不經人道之語，易字換句，遂至妄誕不稽，虞子匡一日遞一詩示

郎仁寶請商之、仁寶三誦、不知何題、處曰、吾效時人換字之法、戲改岳武穆送張紫陽北伐詩也、其詩曰、誓律颸雷速、神威震坎隅、遐征邈趙地、力闘越秦墟、驥蹀餌奴頭、戈殲韃靼軀、旋師謝彤闕、再造故皇都、岳云、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月氏血、旗梟可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不過逐字換之、遂撫掌相笑、

○宋景文脩史

宋景文脩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歐公思有

以訓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禎札闥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震霆不暇掩聰亦是類也宋公慙而改之

○嘲竊句

陳亞嘲竊古人詩句詩云昔賢自是堪加罪非敢言君愛竊詞叵奈古人無意智預先偸子一聯詩

僧惠崇能詩其尤自負者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崇之子弟嘲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

潘邠老詩多犯老杜、王直方云、老杜復生、須與潘十厮炒、

辯特天禧中、楊大年錢文禧晏元獻爲詩、皆宗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内宴優人作戲有爲義山者、衣服破裂、告人曰、吾爲館職諸公撏撦以至如此、坐者皆笑、

剽取他人口珠、是盜儒也、如何止坐毀壞衣冠律

李義甫自燕詩云、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偷竊名士文章、乃

増二字爲七言云、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時人謂之活剝張昌齡、生吞郭正一

武太常邦御、以水竹樸求劉楚雄爲記、其文曰、淇澳之斐、而瀑布急雨之、而碎玉密雲之、而投壺錚錚之、而圍棋丁丁之、巨細疾徐、皆先生之龎磬匏絲也、又曰、鶴衣幅巾、見者以爲神仙中人、全用王元之竹樓記中語、有戲者曰、昨夢一人峨冠博帶、意甚不平、曰、我宋學士王禹偁也、昔作郡守、有竹樓一座、今被劉楚雄拆毀、且將

樸中之物。一一竊去。問是何物。曰。𢁉枰一局。壺矢十二枝。文集十卷。筆衣一襲。幅巾一頂。止遺囊琴一張在焉。又問竊此何爲。曰。都貯於太常。永作樓中故不爲也。

○點金成鐵

梁王籍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王荆公改用其句曰。一鳥不鳴山更幽。山谷笑曰。此點金成鐵手也。

○倩筆

雪溪紀聞。湖州吳平山素不能詩。値座師王荆石公壽。試作八句。求同年沈公飾甫改削。沈用其韻。更製一首。

復嫌於全章，姑舉筆點其末二句而併歸之，吳大喜，謂沈所賞語必佳，不忍棄，旣書沈詩，而并載巳二句於末，遂爲十句，重一韻，王公大笑，

平山，名秀，魯而好學，一日止讀書七行，至晚猶不成誦，必跪而自贅，辛未會試，五策甚富，元馭猶訝其該博，拔置首卷，而一詩乃不通竅如此，

○文當戒俗

楊文公嘗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旣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請於公曰，賁非糞諡，未

審何時得賣生菜、公大笑易之、

○書馬犬事

歐陽公在翰林時、常與同院出遊、有奔馬斃犬、公曰試書其一事、一曰、有犬臥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一曰、有馬逸於街衢、臥犬遭之而斃、公曰、使子脩史、萬卷未已也、曰、內翰云何、公曰、逸馬殺犬於道、相與一笑、

○明堂赦文

胡衛盧祖在翰林、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傳語

胡盧二學士。不如依様畫胡盧。

○押韻

唐梅權衡、吳人也、入試不持書策、人皆謂奇才、及府題出青玉案賦、以油然易直子諒之心爲韻、場中競談蕭字難押、梅於庭樹下、以短箠畫地起草、日晡梅賦先成、張季遐求視所押以爲師模、梅大言曰、押字須商量、爭應進士舉、季遐自謙薄劣、乃率數十人請益、梅曰、此韻難押、諸公且廳上坐、聽其押處、解否、遂朗吟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諒、犬蹲其傍、鴟拂其上、

因講青玉案者、是食案、所以言犬蹲其傍、鴟拂其上也、衆大笑、出乾䐪子、

苗振召試館職、晏丞相語曰、宜稍溫習、苗曰、豈有三十年作老娘、而倒繃孩兒者乎、既試賦、韻有玉字、振押云、率土之濱莫非王、不中選、晏笑曰、苗君竟倒繃孩兒矣

○○賦

胡旦作長鯨吞舟賦云、魚不知舟在腹中、其樂也融融、人不知舟在腹內、其樂也洩洩、又曰、雙鬚竿直、兩目星懸、楊孜覽而笑曰、許大魚、眼孔恁小、又慶曆中試題爲

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曰，成湯當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止餘六寸，用孟子曹交言湯九尺，史記言孔子九尺六寸事

熙寧中省試王射虎侯賦，有一卷云，講君子必爭之藝，飾大人所變之皮，又歐陽公主文試貴老爲其近於親賦，有一卷云，覩茲黄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

將歸應試作大舜善與人同，破云，道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衆人，見黜，一友戲慰曰，公以屎灌對油筒，宜其黜落

○經義

政和中、舉子皆試經義有學生治周禮、堂試以禁宵行者爲題、此生答義云宵行之爲患者大矣凡盜賊姦淫爲過惡者、白晝不能顯行也、必昏夜合徒竊發、蹤跡幽暗、雖欲捕治、不可物色、故先王命官曰司寤氏、而立法以禁之、有犯無赦、宜矣、不然則宰予晝寢何以得罪於夫子、學官者甚喜其議論有理、但不曉以宰予爲證之意、因召問之、答曰、晝非寢時也、今宰予正晝而熟寐、其意必待夜間出來胡行亂走耳、學官爲笑而止、

使宰我雖精中驚出一身冷汗。

○時藝

陳白沙獻章，當成化初會試，雖負重名，亦投時好，競出新奇，作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題，其破云，物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考官戲批其傍云，若要中進士，還須等一等。

張鰲山提學江北，以馮婦善搏虎爲題，徐州一士云，馮婦一婦人也，而能搏虎，不惟搏也，而又善焉，夫搏虎者何，扼其吭，斬其頭，剝其皮，投於五味之中而食之也，豈

不美哉

王荆湖學博譚及吴郡一士作令交九尺四寸以長題文中將九尺以長四寸以長分股又一寸作二女果題文中二股立柱云堯非不欲以之自奉也舜非不欲以之奉瞽瞍也聞者絕倒

乙卯王宗師按臨蘇州凡童生劣卷俱發回有一童生作不占而已矣題文中二股柱云古之占者有鬼谷先師其人焉今之占者有柳華岳其人焉衆共譁笑旁有一人與此童相識深加歎惜衆問其故答云

怪道某阿官不進學宗師是浙人怎知我蘇州有柳華齋衆大笑又一童居近齊門任蔣橋此橋以任蔣二土地廟得名也題出任土地者次之童即以蔣土地與任土地分主客二股

申于王云有作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題者破云以可欺之人居可欺之地而卒莫之或欺焉可以見天理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死矣或嫌其欠簡健

他日作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破云魯俗顛聖人靈或又嫌其崛且晦須不長不短點切題面字眼方醒

人目他日又作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破云——紀聖人之鳥處甲之出頭而天之側頭者也

一士作能近取譬題文質於唐六如唐稱贊不已士又再三求正唐曰細玩能近取三字不做覺偏枯些士嘿然而去

○評唐詩

楊用脩曰唐詩有極劣者宋人據入全唐詩話使觀者曰是亦唐詩一體譬之燕趙多佳人其間有跛者眇者羝者齆者疥且痔者乃專房寵之曰是亦燕趙佳人之

一種可乎

前人詩文之病

簡文詩、費旭詩有句云、不知是耶非、殷芸詩、有飄颻雲母舟句、帝大笑曰、旭既不識其父、芸又飄颻其母耶、

許渾句中多用水字、諺曰、許渾千首濕、又羅隱詩皆有喜怒哀樂心志等語不離一身、故以羅隱一生身爲對、不若對以杜甫一生愁爲優

楊盈川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時號

爲點鬼簿。駱丞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號爲算博士。李義山爲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時號獺祭魚。

王禹玉詩、多用珍寶黃金白玉爲對、時號至寶丹。有人云、詩能窮人、且强作窮眥語、看如何、數日搜索、止得一聯云、脛脡化爲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爲之絕倒、

高英秀辯捷滑稽、嘗與贊寧共議古人詩病云、李山甫覽漢史、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沈、是破船詩。李羣玉咏鷓鴣、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是

梵語詩。羅隱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是見鬼詩。杜荀鶴今日遇題題似着、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南史多鶻鵮故呼鶻曰衛子、

曹唐寓金陵佛寺云、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間無路月茫茫、人謂之鬼詩。羅隱咏牡丹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人謂之女子詩。

釋貫休有咏漁父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梅聖俞曰、此愚肝腎風也。又云、晝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曰、此是人家失却猫兒。

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唐人謂燒殺一活和尚。

張祜柘枝詩云、鴛鴦細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每呼為問頭詩、祜曰公亦有目連經、長恨歌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非目連訪母耶。

孟浩然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人謂是孟盲子。

荊公宅、乃謝安所居地、有謝公墩、公賦詩曰、我名公姓偶相同、我宅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人謂與死人爭地界。

憐才莫如明皇，而孟老不識，竟以不才明主棄之語自絕。真盲子矣。荆公在朝日，與人爭新法。既罷，爭變。亦其性也。

張師錫老兒詩五十韻，摹寫極工。中有看經嫌字小，不免是老僧；脚軟怕楸韆，不免是老婦。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爲詩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是登溷詩。

柳耆卿詞有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或戲

之曰、楊柳岸曉風殘月、此乃艄公登溷處耳

劉子儀嘗有贈人詩云、惠和官尙小、師達祿須干、取下惠聖之和、子張問達而學干祿之事、或有除去官字示人曰、此必番僧也、其名達祿須干、聞者大笑、

有遷楚藩者、李于鱗以詩送之云、江漢日高天子氣、樓臺秋入大王風、一友曰、二語似賀陳友諒登極。

古今詩話、樂天長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杜甫武侯廟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

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也。史稱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按廣大尺，九畝乃五十丈四尺，如此，防風之身，乃一餅餤耳。此文章之病也。

張文潛常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方熟眠，謂湯燖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云，公詩有獨看紅蕖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洛陽伽藍記有劉白墮，善釀酒。文潛曰，白墮既是人，何以言傾。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時文潛有僕曹某，失

去酒器、予瞻笑曰、公且先去理會曹家那漢、却來此間厮魔、滿座大笑

吳人多謂梅子爲曹公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鵝爲右軍、士寫禮帖云、醋浸曹公一甏、湯燖右軍兩隻、見者大笑

○九字詩 附

中峰和尚有九字梅花詩云、昨夜西風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坳、野樹古梅獨臥寒屋角疎影橫斜暗上書窓敲、盧贊元酴醾花詩天將花王國艷殿春色

酴醾洗裝素頰相追陪絕勝濃英綴枝不顧李堪友橫斜照水攙先梅

詩非不佳然自一畫以添至於四言五言七言極矣復九之必且十一十三以至無窮如吳中之急口山歌而後已故附於笑林以爲文勝之戒

苦海部終